

高质量深度阅读缺不得

潘凯雄

过去一年中,邱华栋几乎同时推出了两部原创作品:一是5月面世的“小说研究”《现代小说佳作100部》,一是7月出版的长篇小说《空城纪》。在我看来,这不仅是邱华栋个人近40年创作生涯中十分重要的两部作品,也是过去一年文学原创出版中为数不多的能够得以传承下去的两部佳作。而就我个人现阶段的认识和喜好而言,在某种意义上对前者甚至看得更重一点。当然这并不重要,毕竟阅读从来就是一种见仁见智的个体行为。

于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仅就本人阅读观察所见:在邱华栋这两部新作接踵面世后的半年左右时间里,有关《空城纪》的评论数量和宣发活动要远多于《现代小说佳作100部》。为了给本人的这种印象找点扎实的佐证,我曾求助于近期人工智能的大热门Deep-Seek,大约因为这是创造性的高级智能而非一般的搜索统计工具,因而从那里得到的答案只是提示你可到什么地方去搜索,而按其指引索引,同一内容重复或大同小异者又着实太多,一一甄别未免太耗时,只好作罢。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自己的上述判断总体上并无方向性差错。

那么,由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是否可以形成如下两点基本判断:一是《空城纪》的读者要多于《现代小说佳作100部》,对此还可以这两种图书的市场销量为佐证;二是认为《空城纪》比《现代小说佳作100部》更有价值,前者毕竟是原创作品,后者不过只是邱氏个人阅读心得的总结。两相比较当然原创为上,而阅读心得哪怕再精彩也只不过是附着于原创作品上的些许个人所感,而且还只是一孔之见。

不能说这样的认知一点道理都没有,但偏颇也是显而易见的,毕竟这不是一个可以笼而统之回答且简单比长短的问题。原创诚可贵,但即便是确有价值的高品质原创,终究还存有见仁见智之异。阅读心得看似需依附于原作,但一要看原作究竟是个啥原作?二要看“心得”之“得”的准确度及普适性如何?毕竟有些知识层面的认知存有刚性的尺度。

我完全认同《空城纪》的价值及意义。但《现代小说佳作100部》更有其存在的特别价值,且一点也不亚于《空城纪》。虽然这种比较不是置于同一标准或同一平台,但对不少中国读者包括专业读者而言,我以为它最重要的存在价值就在于对现代小说的认知与评价更完整、更贴近所谓“现代”二字本身而区别于某种流行的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的解读。

邱华栋是业内公认的“阅读劳模”。其同行余华用“恐怖”二字来形容他的阅读量,李洱则“断定”在当代作

家中邱华栋的阅读量傲视群雄。而邱华栋的夫子自道则更令人吃惊:每年精读35至50本,浏览300多本,泛读(主要读前言和后记)200多本,还有100多本不读,“就像摆件,摆在那里,养精蓄锐,化人物,会有作用的”。我想这种日积月累的广博阅读既是邱华栋得以创作此书的本钱与底气,也是他何以要创作该书的重要缘由。现在来说现代小说,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其主体为现代派文学,似乎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但问题的关键恐怕更在于怎么说?在我看来,诞生于西方的现代派文学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出现固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但它降落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大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虽有昙花一现,但既零散且很快销声匿迹,直至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开始陆续推出袁可嘉等先生联袂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总计四册,每卷分上下两本),才真正拉开了中国文坛全面而系统地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大幕。这以后,大量现代小说代表作家与作品才开始陆续被译成中文面世,相关研究与讨论也随之展开。

或许是因为本是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而不断丰富起来的现代小说在我们这片土地上被压缩成数十年而一股脑地涌入,一知半解、囫圇吞枣、张冠李戴等种种简单机械粗暴的现象难免应运而生。这种现象在我们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中真不少见,只是因为鲜有人较真或者是因为也没多少人有能力较真,于是对西方现代文学的片面理解与武断运用不仅大行其道,甚至还误以为是所谓深刻或独到。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邱华栋的《现代小说佳作100部》就更显出其重要与价值。在我看来,这种重要与价值并不完全在于他对这100部书目的选择与具体阐释,更在于一是华栋对世界现代小说发展流变的整体观,二是从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潮等文学内在因素的考量;二是具体到对某位作家与作品的评价,则是紧贴这位作家的生平经历、其生活与创作的具体时代与历史背景,自身创作的特点以及其前后左右文学创作的特点等要素。这样一种视野与布局,就决定了他对这100部现代小说的评介既有对历史发展脉络及作家创作时特定背

景的梳理,也阐明了这位作家及这部作品自身的特色及贡献。这样一种梳理与评价既将其置身于现代小说发展的大背景,又研究自身的特点与贡献。而无论是宏观背景还是个体特色,都是建立在现代小说发展的真实脉络与作家作品的具体文本及个性特点上,没有那些流行的所谓“宏大叙事”和“时尚新闻”,不臆断不妥为,表面上看似普及读物,实为扎实的研究之作。

绕了如此一大圈,还是回到本文开始观察到的现象上来。邱华栋这样两部各有其独到价值的原创作品面世后社会反响的“凉热”之别,虽也可言之谓正常,但如此“凉热分明”特别是在阅读层面是否也有值得三思之处?必须承认,阅读也有层级之分。真正高质量的阅读何尝又不是一种需要阅读主体聚精会神的、艰苦投入的一种精神劳动。以《现代小说佳作100部》为例,一般的浏览只会认为这不过只是一部个人阅读心得的集结,而认真的阅读则会发现作者在对这100部现代小说佳作介绍的背后,实际上渗透着他现代小说发展背后的社会背景、哲学与文学渊源、艺术发展脉络及创新发展、各自特色、成败得失所进行的条分缕析的梳理与评说,而这一切,又恰是现代小说自上世纪80年代大规模被介绍到中国后所忽略和产生不少武断式的误读之处。这恰是这部表面上看似“普及读物”的不凡之处,也是他的独特价值之所在。对此简单的浏览与泛读显然无从体会与有所感悟。

毋庸讳言,身处科技便捷、娱乐至上、读图读屏的大环境之下,一切皆统称为阅读,一切尽在全民阅读率的统计范畴,数据上看似逐年提升,一派莺歌燕舞。“读屏”与“阅纸”只是介质的不同,无关是非,重要的还在“读什么”与“怎么读”。但大多数的选择是简约与便利,大多数的偏重为“轻”与“乐”,这样的“阅读率”提升虽不能简单地言之为不好,但有缺失、有偏颇当毋庸置疑。浏览群书,浅尝辄止较之于一片白丁固然要好,但深度阅读、专业阅读的全面缺失无论如何都不能言之谓“高质量”,长此以往,必成大患。还是需要一些高质量的细读、深读,尽管这很难量化。

书评

献给故土的文学情意 ——读散文集《美丽查干湖》

感人心者,莫乎于情。张顺富的散文集《美丽查干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朴素自然,平实的语言中饱含浓烈的赤子情怀和家国情怀。

作者的写作是有根系的。他的家乡在吉林省西部查干湖北岸的马营泡屯,他矢志以文学作品“擦亮查干湖金字招牌”。张顺富对生养自己的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亲人充满无限的敬爱与感恩,对查干湖一草一木谙熟于心,那是绿叶对根的情意。这是他创作查干湖系列主题散文的情感内驱力。因此,他的创作本质上是一种灵魂的回归,是一种情感的喷发,是不吐不快的的心灵写作、真情写作,是献给故土的一份文学情意。

书中一共收录60篇散文,皆取材于查干湖,写景色如临其境,写动物如数家珍,写亲人如泣如诉,写历史如话家常。作者对查干湖的满腔深情,主要体现在他对这里的自然生态和一切生灵的体恤与关爱上。《绵羊》《红骏马》《蜻蜓》等文章,呼吁人们善待动物,主张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呵护好自然界的生物链,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者在后记里坦言:“我从小在查干湖畔长大,从四五岁时,查干湖畔的一草一木、一个个发生的故事,我都记得。从小在湖边抓蝴蝶、逮蜻蜓、打山鸟、挖苞菜、挖小根蒜、挂鱼、游泳、划船、割碱蓬草、捡鱼干……我都亲身经历过。查干湖60多年的变迁,查干湖山水、人文逸事,我大都聆听和体验过,我写起来得心应手。”一个作家应该写什么?作者的回答是应该写自己熟悉、热爱、生活。作者像熟悉自己手掌心一样熟悉查干湖的山水水水,以及水里的鱼、天上的鸟,生活给了他丰厚的馈赠。经过六十多年的发酵,一篇篇带着泥土芳香的生态散文,倾心倾情奉献给读者,奉献给养育过他的

地。作者的文字,或怀旧,或念新,所抒发的都是真情实感,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而乡土气息在文章中的弥漫,是需要文化视野和思想理念作为基石的。作者善于进行提炼,在“事”和“情”的基础上顺理成章地挖掘出“理”与“道”,增强文章的深度。

文学创作解决了“写什么”的问题,接下来就要探求“怎么写”。作者秉承“细节是文学生命”的写作理念,注重通过细节来传达情感,抒发心境和表达思想。细节是珍珠,一个个细节串起来,就是一条光彩夺目的文学艺术项链。比如,他在《燕子》中写道:“我家的燕子好像是燕群的首领,在我家长长的晾衣绳上,经常有上百只燕子聚会。听我家那只长着紫色尾翼的燕子讲话,有时开会时间长达半个小时,然后分别向湖边飞去。”这是一幅生活场景的细腻描摹,传神的细节充盈在字里行间,让读者对大自然有了更为真切的认知。再比如他是这般描写蝴蝶的,“蝴蝶翅膀只有草蝴蝶一半左右长,长得短胖,叫声清脆,节奏感强。蝴蝶的绿颜色和豆秧接近,很不好抓。蝴蝶翅膀长得很胖,两边翅膀短短的,叫起来声音洪亮短促,没有草蝴蝶叫声长。蝴蝶和草蝴蝶一同叫起来仿佛就是男女声二重唱,亦如琴瑟和鸣,既美妙动听又和谐欢快”。这真是生活的有心人,手握一支有灵气的笔,拥有一颗善于发现美好、传达美好的心。

统观整部作品集,总体印象是大处着眼,小处落墨,朴实无华、简练有力,倾注着作者对故土的一片深情,读着读着,情不自禁想起“大地”“湖光”“风物”“感恩”等一些温暖而明亮的词语,眼前浮现的是波光粼粼的塞外江南美景、冰湖腾鱼的自然奇观,以及游子踏上故乡大地时的激动表情。

(王立民)

荐读

让每个来过动物园的人都心存善意和美好



卢路的这本《陪你去逛动物园》,从动物的医、食、住、行、恋爱繁育、饲养

养员的必备技能以及逛动物园攻略这7个方面,分享了他多年逛动物园的一手经验,也解答了游客关于动物和动物园的常见疑问。作为一个了解动物园“内幕”的资深爱好者,卢路切换着不同的“机位”,将动物园里里外外、前前后后的“游客视角”“饲养员视角”“爱好者视角”“动物视角”剪辑得温润丝滑,妙趣横生。透过这些视角,每一位读者都将更容易感受到生命之间强有力的联结和同理心。

山河慈悲 苍生可敬



“我在高原之上的临潭”“我走在人间,也走

在天堂”……作家北乔在散文集《远道而来》为甘肃临潭写下这样的句子。临潭,古称洮州,是藏回汉各族的混居区,因明朝时有江津的部队驻留此地,故素有“江津遣风”之称。当年,江淮人北乔作为挂职干部来到了临潭,遂有此散文集。这是一本行走高原的感悟笔记,亦是关于风土哲思的生命之书。3年多的时间里,他走进临潭的山河野地、关口土堡,感受日常民俗,体验风土,化解乡愁。

风吹哪页读哪页

工作中,我们常常被时间的洪流裹挟着前行,每一刻都似乎被精确计算,不容许丝毫的迟缓与偏离。然而,在这不息的奔忙中,总有一刻,心灵会渴望一片宁静的港湾,让灵魂得以栖息,思想得以自由飞翔。于是,便有了那样一个场景:阳光透过窗棂,洒在旧书页上,风轻轻轻吹过,随意翻开一页,我们便随着那页的指引,开始一场随性而惬意的阅读之旅。

古人云:“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在这份深情厚谊中,书籍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心灵的慰藉。它不问来路,不计日期,只愿在每一个需要的时刻,静静地陪伴在你我身边。正如风吹哪页读哪页,这种随性的阅读方式,正是对这份情谊最纯真的回应。它摒弃了功利性的阅读目的,让阅读成为一种享受,一种与自然、与自我对话的方式。

在《红楼梦》的大观园里,贾宝玉曾言:“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这句话用在阅读上,恰如其分。面对

浩瀚的书海,我们无须急于求成,不必非得遍览群书,只需跟随内心的指引,选择那些触动心灵的作品,细细品味。正如风的选择,没有既定的目标,却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或许,正是那一页不经意的翻阅,让我们遇见了生命中的“黄金屋”和“颜如玉”。

历史上,许多名人都对这种随性阅读情有独钟。宋代文学家苏轼,常在夜深人静之时,随手取书一卷,或吟诗作对,或品评历史,其《东坡志林》中多有记载。他的阅读,不为功名,不为应酬,只为那份纯粹的乐事与自我提升。再如,法国作家蒙田,在他的《随笔集》中,常提到自己在庄园的葡萄架下,随意翻阅书籍,任由思绪随风飘荡,这种阅读方式让他得以在思考与写作中找到了生活的真谛。

鲁迅曾说:“读书是在别人思想的帮助下,建立起自己的思想。”风吹哪页读哪页,看似随性,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它教会我们,在阅读中保持开放的心态,接纳不同的观点与思想,最终在内心建构起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

与价值判断。正如风,虽无形无相,却能吹动万物,激发无限可能。

在这样的阅读过程中,时间仿佛变得柔软而缓慢,每一刻都充满了诗意。我们可以是《瓦尔登湖》边沉思的梭罗,也可以是《百年孤独》中漫步于马孔多小镇的梅尔基亚德斯,抑或是《边城》里静守渡口的翠翠。书籍,如同一扇扇窗,让我们得以窥见不同的世界,体验多样的人生。

最终,当合上书本,心中留下的不仅仅是文字的记忆,更是对生活、对世界的深刻感悟。风吹哪页读哪页,不仅是对阅读方式的一种选择,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现——随遇而安,自在洒脱,于平凡中发现不凡,于简单中领悟深刻。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让我们不妨放慢脚步,让心灵随着风的节奏,自由地翻阅那些等待被发现的故事与智慧。因为,每一次风吹过的翻阅,都可能是一次灵魂的觉醒,一次心灵的旅行。

(张建伟)



阅读伴成长

侯崇慧摄